

Lingnan University

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

2004-2005

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Collection of Theses on
Myth in Literature

2005

從魯迅《理水》說《故事新編》的現代性與獨創性

盧佑榮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chin_proj_2

Recommended Citation

盧佑榮 (2005)。從魯迅《理水》說《故事新編》的現代性與獨創性。輯於《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4-2005》(頁106-111)。檢自: 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in_proj_2/9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Collection of Theses on Myth in Literature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2004-2005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從魯迅《理水》說《故事新編》的現代性與獨創性

對於魯迅《故事新編》，評者多環繞三方面去進行探討：一) 故事新編的體裁；二) 「油滑」之處的優缺點；三) 浪漫主義還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¹。在《故事新編》的「爭鳴」中，學者們都提出了不少獨到的見解，有些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共識，如第三個問題，普遍學者認為《故事新編》是一篇「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兼而有之」的小說。但在「體裁」和「油滑」這兩個問題上，學者們仍多抱持不同意見。其體裁大抵是「歷史小說」，可是小說中的古今交融、文言白話英語交雜運用，都使評論者們不敢妄下定論；而他對當時社會的冷嘲熱諷這一特點，也令某些評者視之為「諷刺小說」，也因其諷刺性，在「油滑」一問題上，更是毀譽參半，褒貶不一。雖然眾說紛紜，但對於魯迅小說的最大特點：「現代性和獨創性」則多持肯定態度，因這在《故事新編》中最能體現。魯迅重寫各篇神話小說，除了借歷史神話人物諷刺時弊之外，也將他現代性和獨創性這特色加以發揚。

神話的發展，由簡短的文字到成篇成章，由簡單且不連貫的內容，漸漸發展到豐富且有具體內容甚或有「寓意」的神話故事，當中經歷過不少歷史時代。神話在先人手上，通過整理，或增加或刪改，都難免加進了他們所身處時代的觀點，滲入其所處時空地域的「時代性」。神話就是這樣一代傳一代留存了下來，有些神話也因時間過去，變得與本來面貌相去甚遠。魯迅如先人一樣收集整理了有關禹治水的古代神話和傳說，並以它們為題材，加以改篇後，寫成了《理水》。但在運用這些「禹治水」神話的時候，他比先人更能發揮神話滲有時代性的特點，運用現代寫作手法，每多獨特性的創造。他「在“古人古事”中夾叙了“今人今事”，而又“古今交融”」，但「看起來古是古，今是今，並沒有混淆古今」²，是神話時代性的高度表現；他以幽默諷刺筆觸，加以誇張的描繪，重寫了古代神話故事，處處滲出機智和「油滑」，以前無古人的創新手法叙寫神話，表現出魯迅對「神話」擁有了新視野，為後世提供了一種新的記述神話手法和文學式樣。

本文試從《理水》看魯迅的現代性和獨創性小說特色。

獨特的文獻典籍處理手法

一) 對社會及俗世的剖析

魯迅說他在創作這些短篇小說中，是「只取一點因由，隨意點染。」和「叙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，有時卻不過信口開河。」可是查考《理水》中凡涉及到古人的地方，其實都是根據了《史記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山海經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左傳》等多本「經史子集」中有關大禹治水的片斷材料，可說是「博考文獻，言必有據」，作者所作的是把它們聯

¹ 李何林：〈關於“故事新編”的爭鳴〉，《中國現代文學及〈野草〉〈故事新編〉的爭鳴》，（上海：知識出版社），1990。

² 同上註。

繫起來，並給以深刻和具體生動的描寫。他在《理水》中精於選材以描摹現實、抨擊黑暗，在情節鋪排上亦見其匠心獨運，這在故事最尾一段最可見。小說中寫原本艱苦樸素刻苦耐勞的禹，在率領民眾治水後回到京師，「態度也改變一點了：吃喝不考究，但做起祭祀和法事來，是闊綽的；衣服很隨便，但上朝和拜客時候的穿著，是要漂亮的。」於是，使本來大為恐慌的商家們，也說「禹爺的行為真該學。」朱崇科指這結局透露了「世俗強勁的衝擊力，官場的巨大吞噬力和禹的妥協」，在看似圓滿歡喜的結局中，顯示了即使是勤奮刻苦的禹，也同樣無力改變人民在黑暗官場和社會現實中，「繼續受苦受難愚昧荏弱的事實³」。那幾句的原文是「……薄衣食，致孝於鬼神；卑宮室，致費於溝澮。……」出於《史記》的《夏本紀》⁴，其本義是讚許禹知禮守份。但魯迅取其片斷，與「商家」放在一起，並安排在小說最尾部份作為結局，加上故事一直發展對時政的諷刺，使這幾句的原義不經意地扭曲了，卻又出奇地與故事配合，深刻地諷刺了官場現實。比起《故事新編》中其他篇章，《理水》直接抨擊現實的細節也是最多的⁵。這顯示出魯迅有對俗世的深刻剖析能力之餘，也能將神話寫作材料配合其身處時代，通過靈活的運用，將他對社會的批判思想巧妙地表達出來，充滿了獨特性。

二) 古今交融

在《理水》中，某些事件可以清楚分別為「古事」，好像「鯀因治水九年沒效，被充軍到羽山，由其兒子禹接任治水」、「禹八年治水，三過其門而不入」、「禹用『導』不用『湮』」、「鯀變了黃熊、三足鼈」等事，都是毫不含糊的古書的覆述；地方名如洪水環繞的「襄陵」、「奇肱國」，人物如禹太太(涂山女)、禹子啓、皋陶等，都是古書記載著的。某些一看也可知是「今人今事」，如「“文化山”種種暗指學者提議把北平劃為不設防區域，以保存國民精神文化」一事、「拿拄杖學者(潘光旦)的優生學理論」、「烏頭先生(顧頡剛)的考據學說」等，都明顯不是古時候的事，而且諷刺意味甚明顯。《理水》可說是與現實聯繫最密切的一篇，洪水為害使人聯想到中國三十年代初連年發生的大水災，文中的大員學者們的假公濟私和高談闊論、「下民」的處境，都使人聯想到當時腐敗且不顧人民死活的國民黨政府⁶。魯迅把神話與現實連繫在一起，古今交融，借古諷今，卻又古是古，今是今⁷。那些古事在「經史子集」中都有記載，魯迅也沒有對它們加以改動，神話的原型仍然保留，只分散於全篇不同地方。而他隨《理水》故事的發展，以諷刺筆觸寫時政之外，還巧妙地將各神話片斷加插現代事件中(或將現代事件加插各神話片斷中)，造成如上述「禹的妥協」的效果，是魯迅精於小說佈局的高超

³ 朱崇科：〈歷史重寫中的主體介入——以魯迅、劉以鬯、陶然的《故事新編》為個案進行比較〉，原刊《海南師院學報》2001年第3期。

⁴ 袁珂：《中國神話史》，(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1988)。

⁵ 吳穎：〈再論如何理解“故事新編”的思想意義〉，《〈故事新編〉的思想意義和藝術風格》，(上海：新文藝出版社，1957)。

⁶ 王景山：〈走近大禹〉，《古人復活的時候——〈故事新編〉心讀》，(北京：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2)。

⁷ 李何林：〈關於“故事新編”的爭鳴〉。

表現。這樣雖對神話原意有某程度上扭曲，但這種表達手法也存在藝術價值。

三) 以諷刺(油滑)手法寫神話故事

歷來爭議較烈的是在「油滑」一問題上，魯迅油滑的開端，是從創作《補天》(原名《不周山》)開始。他在創作中途，在報上讀到汪靜之的「蕙的風」對年青人的批評。魯迅說「這可憐的陰險使我感到滑稽，當再寫小說時，就無論如何，止不住有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，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出現了。這就是從認真陷入了油滑的開端。」⁸李桑牧認為這「恰好表明了一個戰鬥者念念不忘於對現實進行戰鬥的心情」。一直以來，魯迅把他的作品當作一種對社會進行鬥爭的武器來使用，他要對現實中一切腐朽的、醜惡的、黑暗的事物，加以抨擊和諷刺⁹。他嘗以匕首一般鋒利的雜文作戰，現在開始要兼用短篇小說向現實中的醜惡者投槍了。朱崇科指《故事新編》可取的地方是讀來多了些輕鬆與跳躍感，少了些《吶喊》、《彷徨》中那種洞穿現實的冷峻。不過他也指出「油滑」的背後實浸染了入骨的悲涼，是魯迅的苦中調侃。文本中時而遊移的遊戲心態，也從某種程度上削弱了文本的藝術價值和批判的集中性，這都是常為人所詬病的¹⁰。魯迅自己也說：「油滑是創作的大敵，我對於自己很不滿」¹¹。但他說「不滿」卻也是油滑之詞。看其「自序」，他說小說是「只取一點因由，隨意點染」、「有一點古書上根據，……信口開河」，事實上卻是言必有據；他又說「因為自己的對於古人，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，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」。但小說當中他對於古人是誠敬讚揚的，反而對於今人則盡情諷刺，可見又是一反話。按此推測，他的「不滿」也是反話。他的「油滑」並非「不免」，而是刻意為之的，是為表現他「非凡的想象力和機智的諷喻性」¹²，是為諷刺當時社會，是「匕首」之外的另一種武器。孟廣來亦言：魯迅「發展了(油滑)這方法，使之成為一種新的武器了」¹³。故魯迅說：「油滑是“一弊”……能有些文人學士頭痛，則又是“一利”了」¹⁴。魯迅以他一貫的諷刺風格，著手於以神話為題材的短篇小說創作，開創了文壇先河。

人物描寫與主題思想的現代性

作家要勇於衝破原有的符碼所圈定的範圍，在尊重、熟知符碼原本意義的基礎上，發揮創作者的主觀性及控制性，挖掘潛在的可重寫空間，或賦予其當代的精神

⁸ 魯迅：《故事新編》序，《古人復活的時候——〈故事新編〉心讀》，(北京：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2)。

⁹ 李桑牧：〈卓越的諷刺文學——“故事新編”〉，《魯迅小說論集》，(香港：百靈出版社，1958)。

¹⁰ 朱崇科：〈歷史重寫中的主體介入——以魯迅、劉以鬯、陶然的《故事新編》為個案進行比較〉。

¹¹ 魯迅：《故事新編》序，《古人復活的時候——〈故事新編〉心讀》，(北京：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2)。

¹² 張閱：〈走不近的魯迅〉，《橄欖樹文學月刊》，2000年2月。

¹³ 孟廣來：〈“故事新編”古今談〉，《〈故事新編〉新探》，(山東：山東文藝出版社，1984)。

¹⁴ 李何林：〈關於“故事新編”的爭鳴〉。

內涵。魯迅從人物描寫和思想價值兩方面進行「主體介入」¹⁵，是現代性的創作手法。

一) 以現代手法描寫人物

在中國歷史故事或神話中的「奇理斯瑪」(charisma 神授的能力。指在某一方面具有神奇力量和能力、具有非凡魅力的領袖人物)型人物，對於整體中國文化形成過程的元素如中國人的思想、價值觀、心理、文化觀等方面都有創造性貢獻。魯迅在小說中，主要通過描寫這些人物，為他們所背負的傳統思想和價值賦予現代解釋。是一種文學創作之餘，也是一種文化批判，以再造中國文化心理，建構一種新文化¹⁶。他在《理水》中把禹塑造成一個實事求是、勇於改革、一心為人民的實幹者形象，是對卓苦勤勞的中華民族性格的一個肯定，強化中國文化。其他人物如學者和大員，則顯然有現代人的影子，使用著現代名詞如「O.K.」、「莎士比亞」等等；寫禹太太被衛兵們攔住，她破口大罵禹是「殺千刀」、「沒良心」。賣弄英語的「古衣冠」、和古人打交道的名流，和涂山女大罵禹的潑辣形象，使人更加覺得滑稽和不可思議¹⁷，充滿了喜劇色彩，也是國民黨時期的官僚學者和村婦形象的投射，魯迅在人物描寫上「通過喜劇的手法進行了有力的戰鬥」¹⁸。應注意的是，魯迅沒有強使古人有今人的思想，古人仍然保有他們的思想，他「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」¹⁹。

二) 墨家思想和價值新解

魯迅對傳統文化一直堅守批判立場，嘲儒、諷道、譏法，但對墨家卻例外。高遠東指「《理水》……肯定了墨家的倫理精神」²⁰。說墨子師承禹，是由於禹那種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為極」的精神²¹。《理水》篇是「唱給身體力行者的頌歌」，歌頌大禹之餘，也歌頌那些跣足垢面但勇於承擔的百姓。人民在大禹率領下，治退洪水，贏得了廣大人們的尊重，是對「庶民」道德優越性的張揚與首肯。劉忠也認為《理水》有民粹主義(創於法國人盧梭，盛於俄國，主張知識份子走向鄉村，發動農民以反抗資本主義化)傾向。他指出墨學與民粹主義關係密切，作者雖然一向

¹⁵ 朱崇科：〈歷史重寫中的主體介入——以魯迅、劉以鬯、陶然的《故事新編》為個案進行比較〉。

¹⁶ 高遠東：〈重寫民族神話、歷史和傳說〉，《走進魯迅世界：魯迅著作解讀文庫—小說卷》，(北京：工業大學出版社，1995)。

¹⁷ 李桑牧：〈“理水”——諷刺文學的現代高峰〉，《〈故事新編〉的論辯和研究》，(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1984)。

¹⁸ 孟廣來：〈“故事新編”古今談〉，《〈故事新編〉新探》，(山東：山東文藝出版社，1984)。

¹⁹ 魯迅：《故事新編》序。

²⁰ 高遠東：〈重寫民族神話、歷史和傳說〉，《走進魯迅世界：魯迅著作解讀文庫—小說卷》，(北京：工業大學出版社，1995)。

²¹ 林非著：〈“非攻”和“理水”——與茅盾、鄭振鐸歷史小說的比較〉，《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魯迅》，(陝西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6)。

主張「啓蒙」，但在一些篇章(如《一件小事》、《故鄉》、《祝福》)中，又可看到魯迅民粹主義(或墨學)的思想²²。在《理水》一篇，便顯示了魯迅這種創作思想的矛盾：啓蒙/傾向民眾。雖然面對「文學大眾化」的「政治」要求，寫了這篇歌頌民眾治水功勞的小說，但魯迅在《理水》中沒有完全拋棄自我，並非一味歌頌人民，如前述他的「諷刺手法」、「古今交融」、「獨特的選材和鋪排方法」，都是作家主體的顯現，作家主體的個性特徵沒有完全壓制，這與當時其他「工農忠實的代言人」的作家不同。他在《理水》滲入了現代性之餘，也保留其獨特性。

魯迅在《理水》等小說中，使神話、歷史和現實的時空錯亂並加以雜文化的寫法，無論歷史(或神話)小說，還是寫實小說，在文壇中都從未出現過。如楊義所言，魯迅以其思想家和文學家的靈性，創造了新的小說體制²³。有關《故事新編》的爭論，隨時間過去，文壇最終對都會有定論。劉以鬯說過，作為一個現代小說家，必須有勇氣創造並實驗新的技巧和表現方法，以期追上時代、甚至超越時代²⁴。魯迅可以說是做到了。鄭家健一話，可以作為本文的總結：魯迅「能極具才華地把他的獨創性的想法表現出來，能極巧妙地把他的思想或經驗轉化為創造性想像……《故事新編》的敘事藝術是魯迅小說的現代性技巧的進一步豐富和深化，是他繼《吶喊》、《徬徨》之後，獨創才能的又一次體現」²⁵。

²² 劉忠：〈民粹主義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〉，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(2004)，總第二十二期。

²³ 朱崇科：〈「小說性」與魯迅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——從《吶喊》、《徬徨》到《故事新編》〉。

²⁴ 朱崇科：〈歷史重寫中的主體介入——以魯迅、劉以鬯、陶然的《故事新編》為個案進行比較〉。

²⁵ 朱崇科：〈「小說性」與魯迅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——從《吶喊》、《徬徨》到《故事新編》〉。

參考書目：

吳穎等著：〈再論如何理解“故事新編”的思想意義〉，《〈故事新編〉的思想意義和藝術風格》，上海：新文藝出版社，1957。

李桑牧：〈卓越的諷刺文學——“故事新編”〉，《魯迅小說論集》，香港百靈出版社，1958。

魯迅：《故事新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1。

李桑牧：〈“理水”——諷刺文學的現代高峰〉，《〈故事新編〉的論辯和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1984。

山東省魯迅研究會：〈“故事新編”古今談〉，《〈故事新編〉新探》，山東文藝出版社，1984。

袁珂：《中國神話史》，上海：上海文藝出版社，1988。

王瑤、李何林：〈關於“故事新編”的爭鳴〉，《中國現代文學及〈野草〉〈故事新編〉的爭鳴》，上海：知識出版社，1990。

高遠東等編著：〈重寫民族神話、歷史和傳說〉，《走進魯迅世界：魯迅著作解讀文庫——小說卷》，北京：工業大學出版社，1995。

林非：〈“非攻”和“理水”——與茅盾、鄭振鐸歷史小說的比較〉，《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魯迅》，陝西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6。

王景山：〈走近大禹〉，《古人復活的時候——〈故事新編〉心讀》，北京：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2。

網上論文：

朱崇科：「小說性」與魯迅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——從《吶喊》、《徬徨》到《故事新編》
<http://www.opentimes.cn/to/laigao/1001.htm>

朱崇科：歷史重寫中的主體介入——以魯迅、劉以鬯、陶然的《故事新編》為個案進行比較（本文原刊《海南師院學報》2001年第3期。）
www.fgu.edu.tw/~literary/wc-literature/drafts/Singapore/zhu/zhu-15.htm

張閱：〈走不近的魯迅〉，《橄欖樹文學月刊》，2000年2月。

<http://www.wenxue.com/b5/200002/zh.htm>

劉忠：民粹主義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，（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(2004)，總第二十二期。

<http://www.cuhk.edu.hk/ics/21c>